皇清經解

C 12
478
178

服 20 177

學海堂

皇清經解卷六百六十四

經韵樓集

衞宏官書考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韓退之言李少温子服之以科斗書衞宏官書相贈見於隋書經籍志曰古文官書一卷後漢議郎衞敬仲撰見於唐書藝文志曰衞宏詔定古文字書一卷字者官之譌字也唐初元應衆經音義引衞宏詔定古文官書三條曰尋得同體曰枹桴同體曰圖啚同體張守節史記正義曰衞宏官書數體呂忱或字多奇然則其書體製蓋同張揖古今字詁而字體爲古文籀文唐人以爲難得至唐季其書亡矣鄭忠恕汗簡多假託易稱衞宏字說非眞宏說也漢書儒林傳師古注引衞宏詔定古文官書

序云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爲郎前後七百人迺密令冬種瓜於驪山阬谷（阬谷一作硎谷一作崆谷）中温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人不同迺命就視之爲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迺無聲而尚書正義覈文類聚引此文畧同乃系之衞宏古文奇字序奇字者官書一字之誤也儒林傳注又引衞宏定古文官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經典釋文序錄史記袁盎鼂錯列傳正義亦引此文而今本漢書譌爲衞宏定古文尚書今本史記譌爲衞宏詔定古文尚書今本釋文譌爲古文尚書尚字皆官字之誤也官書疑南北朝人依託爲之者郭忠恕未之見而又依託之汗簡其可信乎

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寫本書後

宋薛尚功編次鐘鼎卣彝古銅器銘二十卷刻於九江府庫臨摹極工甚有古意是可寶貴矣文字之遞變由古文而大篆小篆而古隸今隸史籀著大篆與古文或異而六經之出於孔子壁中者皆古文漢時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禮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是六經以古文傳而所謂古文者即如商周鼎彝之書今世學者或未能知之也許叔重之爲說文解字也以小篆爲主而以其所知之古文大篆附見當許氏時孔壁中書禮未得立於學官

鼎彝之出於世者亦少許氏所見有限偶載一二亦其慎也許氏以後三代器銘之見者日益多學者摩挲研究可以通古六書之條理爲六經輔翼毛詩言鞗革者四傳曰鞗轡首飾也鞗字不見於說文解字說文解字曰鎣一曰轡首銅也攷博古圖周宰辟父敦銘三皆有攸革字薛氏此書周伯姬鼎有攸勒字寅簋有鎣勒字岐陽石鼓有鎣勒字外此焦山古鼎亦有攸勒字合而觀之知鎣省作攸攸卽攸假借爲鎣字勒省作革以鎣飾勒猶唐宋人所云金勒故箋蕭毛傳曰鎣轡首飾也勒轡首也沖沖垂飾皃不知何時施革於攸下改爲鞗字而於毛傳鎣轡首飾也刪去首飾二字使詩義晦於千古非三代銘詞屢見安所攷證哉

明世宗非禮論一

喪服斬衰三年者一曰父傳曰父至尊也二曰諸侯爲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三曰君傳曰君至尊也四曰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爲之後支子可也公羊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是則凡受重者必斬衰三年與眞子同所以必斬衰三年者何也爲之子也經文當云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而闕此五字者先儒雷氏云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雷說是也而未盡或後兄或後弟或後從祖若從祖父或後兄弟之子若兄弟之孫若而人者後之人皆必服斬衰三年蓋所後者既有君有天子之尊故爲之三年者凡爲臣爲諸侯者所同也而爲之子三年則爲後者所

獨也後父行者三年後祖父後高曾祖父後兄後弟後從祖若從祖父後兄弟之孫亦皆三年故禮經有爲祖後者服斬之文春秋僖爲閔三年春秋左傳之言逆祀謂閔僖爲父子國語謂閔僖爲昭穆謂閔祖謂僖親是可知兄之爲弟後也世宗之入嗣也弟後兄則必行三年之喪焉世宗從毛澄等服武宗以二十七日之制是合於爲之子之禮假令興獻王猶在世宗以王子入嗣統而其後獻王薨其將復三年之乎喪服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杖期報此其禮在天子諸侯當不敢降然則獻王止於服期也期服之親而將帝之宗之蹐諸先帝之上乎殉一已之私親絕大宗之胙允既不子武復不子孝逆天悖理未有甚於斯者也然則其稱名將父武宗乎皇考武宗乎曰生曰父死曰考考者成也稱皇考何不可之有古者稱伯君必曰先君必曰先王必曰先帝必取廟號曰某皇帝如宋穆公稱宣公爲先君漢文帝稱孝惠皇帝皆弟稱兄也至於廟中之稱古之主但稱謚不稱某祖考見五經異義禮記外傳故世宗於武宗之主書武宗毅皇帝可也於孝宗之主書孝宗敬皇帝可也當時徐文華疏云孝宗有祖道焉不可以伯考稱武宗有父道焉不可以兄稱皇帝武宗毅皇帝猶得兩全無害也曲禮曰內事曰孝王某然則自稱孝皇帝正合古制宋太宗於太祖廟自稱孝弟非禮也而世宗於武宗皇兄之於孝宗皇伯之非臣道也非子道也臣也而敢伯君兄君乎子之孫之而敢兄之伯之乎不臣不子莫大乎皇兄皇伯考之稱也聰夢之言曰世宗繼統非繼嗣非漢定陶王宋濮王舊事可例竊謂不嗣

何統繼非有二禮經之爲人後言繼統也宗廟社稷土地人民崇高富貴謂之統父子相承謂之嗣嗣絕而統無所歸於是乎立之嗣以任其統倘曰吾任其統而不爲之子然則孰不可以任其統也者

明世宗非禮論二

或問曰明之議大禮者倘矣當時楊廷和毛澄以及受杖謫官諸臣皆言宜皇考孝宗皇兄武宗倘虧爲皇叔子何獨言宜父武宗也以兄爲父無乃干名犯義之甚乎應之曰當時諸臣據據禮經爲人後之文而不知爲人後者不必皆子行孫後祖弟後兄者皆是受重於此人即爲此人後爲此人後即爲斬衰三年一切若真子故公羊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春秋僖公閔公之兄也僖繼閔謂之爲閔公後春秋經僖元年不書公即位公羊傳曰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傳子何經無子字傳直云何以兄僖之繼閔與莊之繼桓無二例莊元年傳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弒君子不言即位臣子一例也何休曰僖公繼成君閔公繼未踰年君禮諸侯臣著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倘子臣一例此謂臣繼統與子繼統無異也天子諸侯無子則同宗中受重者本皆臣也臣而爲之子與真子無異故僖可以倘閔子鄭君魯禮禘祫議曰閔以二年秋八月薨僖二年除喪晉張靖之言曰僖公爲閔三年此兄爲弟後服三年之證也春秋經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左氏曰逆祀也禮無不順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此左氏謂閔僖爲父子也國語曰夏父弗忌爲宗蒸將躋僖公宗有

司曰非昭穆也弗忌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此兄弟異昭穆如父子之證也公羊傳曰何言乎升僖公譏逆祀也其逆祀柰何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傳曰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此皆謂閔於文爲祖僖於文爲禰也春秋經閔公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公卽位穀梁傳曰繼弑君不言卽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此所謂繼弑君者繼子殷也子殷者閔兄非閔父且未踰年之君非成君者也而傳辭如此此以見雖繼未踰年之君兄其禮不必行爲後之禮其情則一如父子之情是以春秋原其隱痛之情與莊僖不書卽位同也不敢爲喪君後者喪君子也非君也猶殤子不爲之後也禮喪服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始封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始封之孫盡臣諸父昆弟盡臣諸父昆弟者繼其統者皆臣而子也其廟制以次祧毀一如眞高曾祖父之制唐賈公彥（周禮家人疏）宋劉敞（爲儿後議）國朝徐氏乾學（讀禮通攷）金氏榜（禮箋）皆詳言之矣徐氏曰王侯之家臣子一例當其生也既可以諸父昆弟爲臣則其死也豈不可以諸父昆弟爲子其言可謂憭然蓋如是而後得謂之受重不受重已之重受於何所天子諸侯以重之相授受爲父子不必倫序相蟬聯爲父子所以敬天命崇大寶不則疑於天命已去大寶已墮國統中絕一死一生相爲授受夏始傳子殷有及王其道無二國語說幽王至敬王十四世其中桓王乎平王之孫以蟬聯者言之則當云十五世史記說仲丁至陽甲九世其閒多兄終弟及以蟬聯者言之則僅五

世說秦伯至壽夢十九世若秦伯處仲為一世則僅十八世是知天子諸侯以重相授受為世數也

明世宗非禮論四

古者為人後之禮行而亂臣賊子知懼何也凡弒其君者皆欲自立者也欲自立而怵所弒者故吾君也吾襲其位則又將為之子焉而吾手刃之是推刃於君以襲其位而又不能不發之也不為之子不為之三年不與為昭穆是自暴其弒逆為之子為之三年與為昭穆又非所樂也於是弒逆之志亦少沮矣故曰為人後之禮行而亂臣賊子知懼春秋楚公子圍弒其君麇者康王之子共王之孫也圍者共王子也入問麇疾縊而殺之以疾死赴於諸侯故經書曰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此

時子干子皙棄疾不能致討者圍以己取長而恃為人後之禮足以箝制之也傳曰使赴於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吏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此言為後非禮之所謂為人後乎然則聞之為後於兄子也為之子焉為之三年焉與為昭穆焉楚雖蠻夷圍雖無道未嘗敢失禮也益春秋弒君自立者其罪既著於天下則於所弒者為之後與否不可知如卅吁之於完是也人未有願以弒成名者其罪可隱則如楚靈王魯桓公是也桓公自立而討為氏為氏有死者是歸惡於死者也經書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不以桓弒赴於諸侯可知也然則桓為之子焉為之三年焉與為昭穆焉必也經不書葬以見賊不討書公即位以別於繼故不書即位者以媿桓公

若曰此所卽者何位卽所弒君之位也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矣

明世宗非禮論五

公羊春秋經成公十有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傳曰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之子則其俪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於晉而未反何以後之文公死子幼公子遂殺叔仲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集諸大夫而問曰昔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曰仲氏也（仲氏卽公子遂）於是遣歸父之家（謂逐歸父也歸父遂子）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走之齊魯人

時子干子晳棄疾不能致討者圍以巳取長而持爲人後之禮足以箝制之也傳曰使赴於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吏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此言爲後非禮之所謂爲人後乎然則圍之爲後於兄子也爲之子焉爲之三年焉與爲昭穆焉楚雖蠻夷圍雖無道未嘗敢失禮也益春秋弒君自立者其罪既著於天下則於所弒者爲之後與否不可知如卿吁之於完是也人未有願以弒成名者其罪可隱則如楚靈王魯桓公是也桓公弒隱公自立而討爲氏爲有死者是歸惡於死者也經書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不以桓弒赴於諸侯可知也然則桓爲之子焉爲之三年焉與爲昭穆焉必也經不書葬以見賊不討書公卽位以別於繼故不書卽位者以魄桓公

若曰此所卽者何位卽所弒君之位也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矣

明世宗非禮論五

公羊春秋經成公十有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傳曰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之子則其侮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於晉而未反何以後之文公死子幼公子遂殺叔仲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集諸大夫而問曰昔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曰仲氏也仲氏卽公子遂於是遣歸父之家謂逐歸父也歸父遂子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嬰齊本亦遂子使爲歸父後

何休注曰弟無後兄之義後當爲兄後之義此以下專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言之耳上文既言爲子孫名曰立說耳爲亂昭穆兄後又言後歸父矣不得云弟無後歸父之家謂嬰齊既後歸父遂子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嬰齊本亦遂子使爲歸父後故不言仲孫是以春秋不可書公孫嬰齊是也未見於經謂本爲後時也既爲後則可書仲孫則疑於歸父之眞子實遂之子不欲使書者公孫上文注云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則非爲後者之眞子不別其父子之實隱矣仲孫則疑於歸父之眞子實遂之子不欲使書者明不與子爲父孫子謂嬰齊父謂仲遂明女齊甚明而說者失之崑山徐氏尤甚公子遂以仲遂書於經矣仲其字也故其孫曰仲嬰齊實遂子也而後歸父則遂孫矣遂孫則可侮仲孫而仲之不孫之者實非孫也實非孫則何以可後歸父也凡古云後者受其爵邑之重之謂爵邑必有所託

受之是曰後後不必倫序相當也然則公羊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何也爵邑受諸某則於某之喪祭一如眞子之禮不必倫序相當也然則立嬰齊者何不使後遂也曰此爵邑受諸歸父不可以中斬也然則何以不立歸父之子也遂實有罪而廢其嫡歸父實無罪而綿其爵邑以嬰齊後歸父可以明歸父之無罪立歸父之子則不可以明遂之有罪然則春秋書仲者仲其氏也氏者爵邑所在也不言孫者不沒其實也明其爲遂子也觀乎此而天子諸侯卿大夫爲人後者未有改其父俾而伯父叔父之者也此謂宋濮議非禮經言其父不改父俾也不改父俾而爲之服朞爲所後服三年是聖人之禮也不改父俾而無害於爲後之禮子於所後而無歉於父子之情是故俾其父曰父

可也曰考可也天子曰皇考可也禮記父曰皇考本通上下言之後世爲人後之天子則當用漢故事俾皇考不俾帝不敢俾帝也不敢立廟京師也俾所後者曰先君可也曰先帝可也曰皇考可也禮記父曰皇考鄭注曰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其本爲叔父伯父行者曰父可也其自俾曰孝皇帝某可也曰孝王某可也春秋之法也卿大夫之禮與天子諸侯異者天子諸侯無廢逐卿大夫有廢逐廢逐而不以其罪則復之其罪當不祀而其先世勳不可廢者則立廢者之弟若同宗以繩之不祀廢者而祀其祖左傳載臧紇之言曰紇之罪不及不祀明乎有不祀者也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皆不祀者也僑如廢而豹立不祀者止僑如而已臧紇廢而爲立不祀者紇而已歸父因父遂而

廢又因已無罪而立後當時之不祀者遂也遂已不祀故歸父之子孫以王父字爲氏齊氏仲者明其後歸父也臧紇罪不當不祀故使臧賈爲已請還賈使爲請之乃不爲紇請復而自請爲後紇智者也知不可還矣故成爲之意以防求立後故曰不敢私請今之讀左氏者亦多失其解矣有廢逐不祀之卿大夫無廢逐不祀之天子諸侯容有天子正之殘之滅之者天子而有可正可殘可滅之罪則皆當不立後喪服小記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注云謂父以罪誅尸服以士服不成爲君也

明世宗非禮論六

公羊之傳曰爲兄後則曷爲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其傳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此謂嬰齊爲歸父後卽爲歸父之子爲歸父也以王父字爲氏眞子之禮如此爲人後之禮亦如此傳言爲人後者爲之子非以爲之子釋爲人後乃以明爲人後者之禮一切必同於眞子經曰斬衰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此之謂爲之子也傳又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此之謂爲之子也記曰爲人後者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程氏易田云所爲後之子設言其有眞子此之謂爲之子也喪服親疏遠近一如眞子然則爲之子信矣爲人後之禮必如是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爲後者皆如是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所爲後之子兄弟天子諸侯不服獨此異耳此閔僖相承或謂之昭穆或謂之祖禰或謂之父子左丘明所說學者不以爲異春

秋經僖元年不書公卽位公羊傳曰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弒君子不言卽位此非子也其傳子何臣子一例也此公羊謂孔子目僖爲閔子者以僖本閔臣而爲閔子也知臣子一例則知臣之者皆得子之矣故史記說仲丁至陽甲九世太伯至壽夢十九世幽王至敬王十四世皆兄弟爲兩世祖孫爲兩世古人數一世至百世皆如是皆父子之也我盡子之實而人得不目之父子乎人皆目之父子而我乃欲辭父子之名乎天子諸侯之尊自高曾行祖行父行兄弟行皆臣之稽首之未有以爲怪者何居乎死後子之則以爲怪乎毋亦怪所不當怪乎故公羊所云千古之經禮也後世乃畫分爲人後爲人子爲二事小民無子者動言立嗣此爲人子而非爲人後也

明世宗非禮論七

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二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嘻聖人之制盡之矣病夫庸俗之知有私已而不知有公統也云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者明乎卿大夫之必有爲後者也云諸侯及其大祖者明乎諸侯之必有爲後者也云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明乎天子之必

有爲後者也云及其大祖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以爲非是則得罪於大祖則得罪於天也天祖之道無絕而不爲之後是絕其祖絕其天也卽爲之後而不後其相爲授受者是舉天祖之所立而廢之而中絕之是亦獲罪於天祖也

明世宗非禮論八

僖公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衛子者何衛侯鄭之弟叔武也衛侯出奔楚又適陳使元咺奉叔武受盟而入守經云衛子諸家皆曰謂未成君按凡傳子者如其君之子奚齊（僖九年）宋子（僖九年）子般卒（莊三十二年）子卒（文十八年）子野卒（襄三十一年）衛子（僖二十五年）陳子（僖二十八年）陳子（定四年）與此而九皆謂未踰年未成君也云子者皆謂先君之子也僖二十五年之衛子謂成公弟也弟曷爲謂之子成公既奔楚適陳叔武攝位不得君比於在喪未踰年之君聖人以其持大統也故曰衛子（左傳云衛侯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此卽是以統相授）此亦可以見爲人後卽爲之子之禮矣成公歸則成公固君也段令成公不歸則叔武踰年非不可得君也段令成公薨於外則叔武斬衰三年一如眞子也不然何以兩衛子絕無異辭哉

明世宗非禮論九

春秋三傳論兄弟相後既如日月中天矣禮經曰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

也所謂諸侯及其大祖者謂若宋祖帝乙鄭祖厲王衛祖文王魯有周廟是也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謂天也受天祖命而爲天子諸侯天子諸侯者天祖之位也不可以中絕中絕是絕其所受命得罪於天祖非繼繼承承則謂之絕是以無子而爲之子則不絕無子而不爲之子則絕凡經傳所謂絕世皆謂封爵無所系系之而不爲之子疑於有篡取之者而仍不免於絕

二名不偏諱說

曲禮曰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各本偏作徧今按以徧爲是注曰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按唐律疏義云禹與雨謂聲嫌而字理殊丘與區意嫌而理不別意乃音之誤音嫌謂雙聲周人丘讀如欺漢人丘讀去鳩切區讀如丘則周漢所同雙聲亦不訾理殊

理不別也唐人習於區豈俱丘切而不知古音故言之誤耳昌黎集作丘與蓋亦由不知古音而改爲蓋以同其音唐人雖昌黎不曉古音也不徧謂二名不一一諱也按一一諱者謂人子人臣語言於二名諱其一又諱其一是之謂徧徧二者而諱之則語言閡或必用上一字或必用下一字有斷不能易者用其一而已既用此一矣則一夕之話斷不再出彼一字良由孝子忠臣之心道其一已不自安寧有不檢而更道其一之理非不欲徧諱而有所妨礙於人事故緣人情而制禮如此也說文云徧者帀也曲禮云歲徧會子問云告者五日而徧尚書曰徧于羣神凡閱歷皆到曰徧今人誦書逐字不漏者爲一徧是其義然則二字而次第盡舉之所謂徧也何以不云二名不皆諱而必云不徧諱也皆者總計也徧者散計也云皆則

義未憭故必云徧古聖賢立言之精如此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說者釋以言某在斯某在斯不在顯與而在蕭牆之內言足則吾能徵之矣至若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則雖一簡之中二字竝見無不可讀無不可書者不以私害公也若其單字爲名則曰不可得言惟詩書臨文廟中不諱耳此經作不徧諱唐石經以下作徧諱乃譌字之甚者徧易譌故俗字以遍易徧徧諱則二名諱一之謂不徧諱者乃必二名皆諱之謂其義適與經相左今人幸有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之文不則此禮竟泯滅不傳矣宋毛居正六經正誤不能皆是而此條獨是云徧本作徧引正義不徧諱者謂兩字作名不一一諱之也又引舊杭本柳文作遍固可訂今經疏之繆字確不可易矣顧秀才千里作禮記攷異乃云徧是而徧非其說曰鄭以一解徧不一一者皆徧有其一者也如其說僅舉一爲徧則經當云二名則徧諱何以言二名不徧諱也一可以解徧一一不可以解徧而可以解徧不一一不可以解不徧而可以解不徧云皆徧有其一無論語拙仍是徵在二字皆諱其一仍是不徧諱而非不徧諱必改經文作二名則徧諱改注作二名不一諱而後可云徧是徧非而又非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之旨矣毛氏正誤岳珂沿革例亦云若謂二字不獨諱一字亦通但與康成所注文意不合可見傳寫之誤二君亦明知作徧之非矣乃千里謂毛氏誤讀正義造此臆說柳文舊本斷斷無有何耶且千里又云徧者唐律謂之徧犯疏義云徧犯者

謂複名單犯不坐愚按此奏事犯諱條二名偏犯不坐自是唐
人語用禮不偏諱之意而非用禮之偏諱字如千里說偏犯卽
禮之偏諱然則經云不可偏諱一字律云偏犯一字不坐犯二
字者乃坐何禮之嚴而律之寬豈後人之律不出於聖人之禮
耶五經正義唐律皆進於永徽四年其時禮記未誤柳宗元拜監
察御史在貞元十五年尙未誤至開成石經而誤矣此固名儒
所不覩者不得因其有數字勝於俗本者遂以燕石爲結緣也
千里又云岳氏沿革例踵毛氏之誤云合作偏又云不敢與蜀
大字本與國本輕於改也是在宋時竟有因諱改之言而輕改
經文者其爲誤不淺愚按九經三傳沿革例云曲禮二名不偏
諱偏合作偏亦引疏不偏諱者云云亦引舊杭本柳文載子厚
奉敕二名不遍諱云此作遍字是舊禮作徧字明矣然仍習旣
久不敢如蜀大字本與國本輕於改也沿革例之言如此夫岳
氏與毛氏所據疏皆宋淳化景德時所刻單行疏文也其可信
者一也岳氏與毛氏所見柳文奉敕作遍同其可信者二也毛
氏以徧易偏其可信者三而倦翁不敢改識力不
足也千里謂蜀大字與國本從毛氏之說改字是東坡所重毛
岳校經所據之北宋本乃在嘉定後也其顚倒何如耶千里又
云檀弓亦作偏可證愚謂不學無識之人旣改其一有不改其
二者耶毛氏書此最爲佳處岳氏知其善而不能從千里乃力
辨其非是可以校經否又按注不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文理
必如是各本奪上不字則愈令學者惑矣凡若此類不必有證

佐而後可改

曲禮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

注曰覲禮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余子古今字

此條經注唐石經以下皆不誤注余一人今本覲禮作予一人今本覲禮誤耳何以言之鄭曰余子古今字謂余者古字予者今字禮十七篇有古文今文彼注多互見亦有不互見者如余子是也小戴記多漢人爲之者如士喪禮云今文赴作訃而禮記多作訃既夕禮云今文窆爲封而禮記多作封士虞少牢特牲禮云古文酳皆作酳而禮記皆作酳是可知小戴多用十七篇今文之字故覲禮作余小戴作予亦猶是也鄭所引覲禮作余而今譌作予非其舊也小戴曲禮又曰天子未除喪曰子小子玉藻又曰凡自稱天子曰子一人併此分職授政任功曰子一人三見皆作予惟曲禮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獨作余蓋唐人轉寫之誤猶之覲禮之余自唐石經以下無不誤爲予也曲禮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注引覲禮余一人音義及正義皆經注子余互譌孔氏於玉藻疏云古稱子今稱余尤爲顚倒凡鄭言古今字者非如說文解字謂古文籀篆之別謂古今所用字不同如古人作衡後代作橫古人作鄉後代作向是也周初蓋用余故禮經古文用余左巳明述春秋亦用余詩書則會萃眾篇而成多用予論語孟子用予春秋時名子字子我知春秋時用予而左氏特爲好古鄭意余爲古字子爲今字非可以互易之也云余子古今字則上字古下字今易之是無

文理矣曲禮經作子注作余者今本所同而合乎鄭本者也若經作余注作子者雖出釋文正義而非鄭本之本然也凡讀經必得其源而後可以道其流不得其源無不反易是非者撫本禮記攷異謂此條撫本注作子為是而經文之予當改為余石經不譌也而譌之其所說一一似是而非且使漢本覩禮之存於注者遂致失傳尤繆

皇清經解卷六百四十四終

壽應生員温心源校

學海堂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經韻樓集

禮記四郊小學疏證

王制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按四孔本作西而祭義天子設四學注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系用王制語彼以四釋四則此必是四字確然無疑經必特著周之虞庠在四郊者以其不在國中王宮之東亦不專在西郊與前三代迥異故特明之

注曰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謂虞上庠殷右學在西郊皆大學也）而虞下庠殷左學在國中王宮之東乃小學也或上東（謂夏東序周東膠在國中王宮之東皆大學也而夏西序在西郊乃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而其小學在郊）或貴在國（謂虞殷）

殷之大學皆在郊而其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此所謂上者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虞殷上西貴在郊則不上東不貴在國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此所謂上東貴在國者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夏周上東貴在國則不上西不貴在郊而但言西序在西郊不言虞庠者以虞庠雖在郊而四郊兼設不專在西郊也故分別言之夏西序周虞庠一在西郊一庠殷右學皆在西郊故併言之周立小學於四郊孔本作於西郊非也虞上則在四郊故分別言之倘經文作虞庠在國之西郊則注於西序虞庠亦小學也之下祇云在西郊三字已足何煩分別作西序在西郊十二字複贅不已甚乎蓋文亦四遞西而孔疏不辨耳祭義天子因經文四遞西故注文亦四遞西而孔疏不辨耳祭義天子設四學注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二注若合符節亦可憭然矣周小學在四郊經中略可攷如王制云不變移之郊如初禮注云郊鄉界之外者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爲之習禮於郊學郊學四遇百里之內七萬五千家之眾未必郊學祇在西郊一處鄭云習禮於郊學不云西郊則鄭謂四郊皆有學也文王世子曰凡語於郊者注云語謂論說於郊學此亦仰謂四郊之虞庠也孔疏云郊西郊也仍用其說本王制說之而以古說不然也乃益之曰或偏在四郊是其中無定見一如釋祭義之自相矛盾也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釋膠庠二字之義以音釋義者也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此釋庠者虞庠不必析二言之日下庠氏之庠也亦祇渾言曰庠人則必有室序則無室見鄉射禮注其立鄉學亦如之謂鄉學爲庠制有堂有室是以鄉射禮注云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引鄉飲酒義曰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而王制耆老皆朝於庠注云此庠謂鄉學也孟子史記皆云周曰庠正謂周之六鄉及四郊也庠注云庠立學大學復有上庠膠或作綏此記字之異者祭義曰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上云設四學下云入學文氣緊接則入學謂入此上文之四學

注曰四學謂周有四郊之虞庠也有字依通典所引補周有四郊之虞庠即王制云周

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注云周立小學於四郊是也二注若合符節則作正義者引王制經注云周注以釋之可矣而孔氏穎達天子設四學則牽引儀禮注周立四代之學謂周學殷學夏學虞學釋入學而大子齒則云天子設四學以有虞庠爲小學設置於西郊是天子設四學據周言之抑何令直下易說之經文不可通貫耶豈天子設四學之經文有疑他代天子皆如是耶虞庠乃虞學何得冠之以四學而以一承四耶推求其故由孔本王制既誤此注亦誤作謂周西郊之虞庠也故不得其解而傅會聯合之曰四學中有虞庠庠爲小學設置於西郊故鄭注單舉西郊之虞庠勉強措辭如此豈四學者三大學一小學故云有虞庠庠爲小學耶三大學一小學則不倫若四皆小學而惟西郊名虞庠作西郊而今版本則又皆譌爲四郊是今譌之本於理不誤彼三郊又何名也經籍流傳展轉錯誤孔之此注此疏皆本而於孔氏本則誤也孔氏注文作西郊之虞庠既勉強立說矣而皇侃本作四郊之虞庠孔不能廢之也故其釋注云皇氏云四郊虞庠此孔言皇說如此也皇本之不同也又云以爲四郊皆有虞庠此孔言皇說如此也皇本作四郊皇說四郊皆有虞庠攷杜氏通典周制大學爲東膠小學爲虞庠引鄭注祭義云周有四郊之虞庠也又引崔靈恩說亦云鄭注祭義曰周有四郊之虞庠也北史劉芳傳芳表曰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注云周天子設四學大學在西郊小學在東郊王制祭義云虞庠在國之西郊鄭注文王世子云虞庠在國之西郊鄭注祭義云虞庠在國之西郊鄭注文王世子云虞庠在國之西郊鄭注祭義文王世子文雖不同而鄭注皆云虞庠在國之西郊則鄭注祭義文王世子之虞庠皆在西郊明矣而皇侃本祭義注云虞庠在國之四郊文王世子注云虞庠在國之西郊則祭義注之虞庠在四郊文王世子注之虞庠

制移郊鄭注習禮郊學不云西郊文王世子語郊鄭注亦不
云在西郊是鄭意明謂四郊皆有學也經云虞庠在國之四
郊者以古無四郊小學至周始有之故特著之也注必云周
立小學於四郊者所以釋經亦以別於注上文虞殷大學名
上庠右學者在西郊夏小學名西序者在西郊皆未嘗四郊
兼設也此經上文祀先賢於西學注云西學周小學也與保
傅篇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相符合
西學者四郊學之一而祀先賢必於此故謂之西學而注云
西學周小學也明其爲小學在西郊者也別辭也若下文天
子設四學注則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明其爲周之小
學在四郊故稱四學也都辭也以小學注西學以四郊之學
注四學依經立注如繩墨不差毫釐周禮大司樂有道有德
者使教焉死則祭於瞽宗此大學之尚賢者也說者亦云瞽
宗在西小學祀先賢於西學其意同也大學有四而祭有道
有德於瞽宗天子視學於上庠則養老於東序諸侯釋菜於
虞庠則儐賓於東序是四學所事不同郊學亦猶是也故知
祀先賢惟在西郊之學而不在三郊之學孔氏所未能詳者
今覩縷陳之如此抑愚又案周小學大學皆有四小學有四
則王制內則之虞庠在國之四郊大戴禮之東學西學南學
北學是也大學有四蔡邕月令章句曰明堂者言其正室之
皃則曰大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
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圓如璧則曰璧雍雖各異名而

同實也是也是小學大學各有東西南北四學祭義天子設
四學注謂四郊之虞庠也言小學也若文王世子注云周立
三代之學鄉射禮注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此二注正是一
義四代者虞夏殷周離周言之則云三代鄭所云四代之學
不與蔡邕同以玉藻注云天子朝及路寢皆如明堂之制知
之言三者制相同而已非一處也然則大學亦不在明堂也
大學立四代之學於小戴記略可證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
東膠注云東膠大學也四代大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
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小樂正詔之於東序言此東序即夏之大學東序也亦四
代大學之一也又曰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又曰禮在瞽
宗以明堂位瞽宗殷學釋之則瞽宗即殷之右學亦四代大
學之一也文王世子曰書在上庠此上庠即有虞氏養國老者亦四代大
東序則是視學於上庠此上庠鄭注文王世子曰養老於
大學之一也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文王世子於成均以
及取爵於上尊鄭注文王世子曰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
成均則虞庠近是然則成均即上庠虞學也瞽宗殷學也東
序夏學也而東膠周學也是之謂四代之學皇氏文王世子
疏云若尋常視學則養老於東膠若始立學則養老於東序
所謂周立四代之學者如此但詳析其東西南北則未有確
據耳而此四代之大學必在國中故鄉射注明言周立四代
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分別晝然是則與四

郊小學皆名虞庠若判然二事四郊小學祇用有虞一代之制不得言四代也而孔氏乃以四代之學周學殷學夏學虞學釋此天子設四學以入西郊虞庠釋當入學是非經文天子設四學一句爲大學當入學而太子齒一句爲小學二句不相屬乎云四學中有虞庠爲小學然則非三大學一小學併合爲四學令讀者斷不能解乎其不可通明矣昔盧辯以虞庠東序瞽宗及四郊之學釋保傅篇東學西學南學北學其誤正同亦以三大學一小學糅之爲四然尚依經注四郊字未嘗敢改爲西郊也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此亦用四代之學文王世子注所謂得立三代之學者亦是大學而非小學凡大學小學之當分別者如此雖然諸侯命教然後爲學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經系之諸侯注云此小學大學殷之制正謂周制則大學在國小學在郊也駁五經異義云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雍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囿爲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案此條之意謂三靈辟雍自在國判然二事與祭邕明堂月令論之說亦迥然不同云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也者謂殷制大學在西郊變於夏制大學在國文王在殷時用其制而武王襲之又別造四代大學也樂記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注云郊射爲射宮於

學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貍首騶虞所以歌爲節也熊氏云殷禮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故小學射貍首大學射騶虞也愚謂此不分小學大學此左右即在辟雍中分左右以明天子諸侯之等級也射義大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周禮亦云澤共射槷質之弓矢鄭云澤宮名也正義云蓋於寬閑之處近水澤而爲之愚謂即謂辟雍水圓如璧也振鷺傳曰雍澤也凡此皆孔氏所不能詳者故必詳言之以見鄭說之脈絡貫通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此引文王世子以證大學而太子齒按王制文王世子大學中齒十五入小學則於小學中齒

周人卒哭而致事經注考

曾子問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注致事還其職位於君周卒哭而致事

此經注各本鉏鋙今按當如右爲是孔子之言三代竝舉以周人卒哭而致事荅子夏問三年之喪卒哭應否金革之事不避一問一荅皆重卒哭二字卒哭以前無不避金革之事不待言也若至於卒哭則周人方致事寧有不避金革之禮故經重周人句若經無此句但云夏后氏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而已無論從周素志不當隱而不言且尚未荅所問也注云致事還其職位於君者汎釋三言致事也云周卒哭而致事者正發明聖人荅子夏之問謂依孔子語則周禮卒哭而致事矣何得有卒哭不避金革之禮與舉周不舉夏商者夏商非周禮於荅問爲因事及之也下文子夏問金革之事無避也者仍謂卒哭後省文不言耳孔子荅以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注云有徐戎作難伯禽卒哭而征之可知此經前後皆重卒哭字矣自唐石經無周人卒哭而致事一句以後各經皆然注則或云則卒哭而致事岳氏引舊監本及今各本皆然或云周卒哭而致事岳氏所見諸本及北宋注疏本惠徵君所照校者皆然今按注作則者周之譌字也周是而則非也其經有周人卒哭而致事者孔穎達之本是也其經無周人卒哭而致事者皇侃之本是也孔氏正義曰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也者孔子既前荅周人卒哭而致事則無從金革之理子夏既見周代行金革無避之事謂其禮當然故問孔子云金革之事無避也者豈非禮也與據此疏明云孔子前荅周人卒哭而致事則孔本經之必有七字

無疑也孔引皇氏云知周卒哭而致事者以喪之大事有三
殯也葬也卒哭也夏既殯殷既葬後代漸遠以此推之故知
周卒哭也據此皇語是經無周明文注則有之鄭推而知故
云經無注有者皇本既與孔異而孔不分別言之者
古人作疏多自爲書不附經注之下孔所據皇疏所自作疏
皆不載經注文故祇引其說其本不必同如祭義疏皇作四
郊孔作西郊不必同也實事求是經有周人卒哭而致事注
有周卒哭而致事者是也公羊傳宣元年傳曰古者臣有大
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何注曰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
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君子不奪人
之親亦不可奪親也徐彥解云曾子問文何統係之孔子曰

徐統係之曾子問文曾謂經無此七字乎固漢唐本之可據
者也梁皇氏作疏時有奪七字者而皇從之而開成石經從
之原其所以去此七字者淺人以爲注與經不應重複故刪
經存注皇乃附會爲之說而徐彥所執之本固不奪至宋有
興國軍本不奪見於岳氏沿革例又有撫州舊本不奪注作
則卒哭而致事今現存閭門顧安道家岳氏無識經多七字
注作則字皆不敢依改其淺陋如此
又按注當作周則卒哭而致事周則二字都有今本各奪其
一非也云周則者近承夏商言之遠與所問針對言周制則
如此乃可不避金革乎周人不當從周制乎一則字而義已
瞭然也

又按宋人以疏合經注者以此之疏合彼之經注本故經注與孔疏不合必知孔疏而後知孔所執之經注本必知尋味經注之義理脈絡而後可以知孔之經注是皇之經注非也故曰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後可定義理之是非

禮器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

唐石經奪有文二字此所謂名儒不闕者也而禮記考異是之其說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八字一句上下相應矣其禮之文也無文不行則以禮本既立又須文乃行故連而說之本可云立文不可云立今各本衍有文二字幸唐石尚存可以取正何乘僻如是東原師云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苟定之信之而近是也尚為不可況不可通哉試誦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之句而義理禮文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此行文常法也乃云可以去有文二字待其下連而說之意謂本重於文不知此篇文重於本故全篇所言皆說禮之文所謂義理也義者合其宜之謂理者別其條理之謂其言忠信者惟有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一節而已正義亦云忠信為本易見而義理為文難覩故合於天時以下廣說義理為文之事也鄭目錄云名為禮器者以其記禮使人成器之意也鄭意謂習禮之文故篇目為禮器安有重忠信之意乎

禮器注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人者若孝子之為也

孝子就養無方

此注各本譌舛作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口口若孝子之爲也孝子就養可通宋撫本作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之爲也孝子就養無方闕二字今按當依撫本而補人者二字正義云案特牲少牢延尸及詔侑相尸之禮皆是祝官則是有常而云無常者此注中有無常字之證也檀弓左右就養無方注云左右謂扶持之方猶常也子則然無常人正義云但是子則須如是或左右奉持不常遣一人在左一人在右故云無常人此注所以云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人者若孝子之爲也孝子就養無方

雜記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注云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君至比君升乃鋪席則君至爲之改始新之

按君至以上喪大記文也君至者至而未升也主人迎而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此時商祝乃布席已而君升即位於序端故注曰比君升乃布席則君至爲之改始新之謂布席在君至未升時也經文其詞言君升乃鋪席其意言君至未升乃布席注引喪大記者謂此經與喪大記所說互相足也周漪塘曰正義云比君升堂元刻十行本亦作比皆可證比猶及也撫本及惠校本比作此皆誤

喜饗二字釋例

凡字有本義有引伸之義有段借之義說文解字曰喜樂也从高省曰象進鼓物形引孝經祭則鬼喜之是則祭祀曰喜其本義也故經典祭喜用此字引伸之凡下獻其上亦用此字而

燕饗用此字者則同音段借也說文解字又曰饗者鄉人飲酒也从食从鄉鄉亦聲是則鄉飲酒之禮曰饗引伸之凡飲賓客亦曰饗凡鬼神來食亦曰饗而祭亯用此字者則同音段借也其在易曰王用亯于岐山王用亯于帝利用亯祀二簋可用亯致孝亯也聖人享以亯上帝先王以亯于帝立廟其在周禮曰亯先公亯社曰追亯朝亯曰祀大神亯大鬼其在詩曰吉蠲爲饎是用孝亯我將我亯祀不忒以假以亯其在書曰茲予大亯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亯之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亯其在孝經曰祭則鬼亯之此皆謂祭亯也其在易曰公用亯于天子其在周禮曰廟中將幣三享其在禮經曰四亯皆束帛加璧又曰奉束帛加璧亯又曰聘于

夫人用璋亯用琮又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亯禮又曰不亯有獻其在書曰汝其敬識百辟亯亦識其有不亯亯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亯惟不役志于亯凡民惟曰不亯論語曰亯禮有容色此等皆下獻上之亯由祭亯之義引伸之也獻於神曰亯故凡下獻上曰亯也至若饗之字起於鄉人飲酒故從鄉食會意邠風朋酒斯饗毛傳曰饗鄉人飲酒也其牲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各本毛傳奪飲酒也其牲鄉人七字而孔氏正義尚可據補）饗字之本義也其禮主乎養老故鄉飲酒義曰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即鄉飲酒之極盛其席位同乎賓介眾賓其儀類乎徵先生君子文王世子之注詩泮水之箋以及說文广部曰天子饗飲於辟廱水

部曰諸侯饗射於泮宮皆其證也引伸之飲賓之盛亦曰饗謂其以敬老之禮隆之也小雅彤弓曰鍾鼓既設一朝饗之鄭箋云饗大飲賓也大司樂注曰大饗饗賓客也聘禮注曰饗謂享大牢以飲賓也其在周禮曰饗禮九獻食禮九舉或言饗食或言饗燕或言賓饗或言大饗其在禮經覲禮曰饗禮乃歸聘禮曰公於賓壹食再饗公食大夫禮曰設洗如饗其在禮記聘義曰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雜記曰夫大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此等隆於賓客之禮皆謂之饗者謂敬之如養老也敬之如尊賢也是其名因鄉飲酒而立也取重日饗次曰食次曰燕饗與宴二字之捆造不同而各有引伸之用其大恉如此而饗从鄉食會意鄉者今之向字也故又引伸爲鬼神

歆饗之饗其在小雅上言以祀下言神保是饗周頌上言我將我享下言既右饗之曾頌上言享祀不忒享以騂犧下言是饗是宜商頌上言以假以享下言來假來饗唐宋本皆如此皆上享謂獻之下饗謂來食也其在禮經士虞禮曰饗者二日尚饗者三皆勸强其來食也特牲饋食言尚饗者二少牢饋食言尚饗者三注曰尚庶幾饗歆也此饗从食之引伸而不謂生人之來食爲饗者別之也孔子既沒周室書名之諡不行六經轉寫雖捷棨無差而閒有彼此齟齬不可知者如左氏傳有神降于莘以其物享焉是祭享與他經同也而凡饗食燕則作享食宴如宣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王曰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成十二年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定

十年齊侯將亯公莊十一年鄭伯亯王於闕西辟莊六年楚文王伐申鄧侯止而亯之十四年楚子如息以食入亯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亯醴命之宥僖二十五年戰克而王亯晉侯朝王王亯醴命之宥二十八年王亯醴命晉侯宥以上四亯字俗本作饗古本作亯又僖十九年用人其誰享之此當作歆饗字亦今本作饗古本作亯凡若此等皆當作大飲賓之饗而皆用祭亯字爲之此蓋左氏用六書假借之法也又尚書蔡邕今文無逸作饗國而古文尚書無逸四云亯國呂刑一云亯國康誥乃以殷民世亯洛誥四方其世亯字皆作亯此當用歆饗引伸之義而假亯爲之者也若小戴禮記四十九篇中饗燕歆饗字作饗矣祭亯字亦皆作饗如月令大饗帝曲禮大饗不問卜不飽富此謂祭五帝也禮器大饗其王事與郊血

大饗腥此謂祫祭先王也與郊特牲大饗尚腥脩大饗君三重席而酢謂饗諸侯也字當分別捉而同之惟祭法說祭祀作亯是又漢人之同音假借而於周禮禮經不合者也凡經典亯饗二字之用可說其例者如此

說文饗字解

說文解字全書其篆文下必舉篆之本義不及其引伸之義其他篆下說解用此篆本義者則彼此互注所謂考老爲轉注是也有用此篆引伸之義者則與本義訓說可相通如初爲衣之始始爲女之初而凡始凡初可用是也斷無有說解中所用與本篆義絕不相蒙者此許氏之例也饗篆下曰鄉人飲酒也从鄉食會意鄉亦聲此義見經絕少惟毛公鼎傳言之惟許氏述

之於形求義固此篆之本義鄉飲酒禮之重所從來之遠倉頡特揭此篆之恉非毛公許氏孰傳之而孰信之哉卽此一字知許氏之功大矣全書說解中用饗者祇有三廱下曰天子饗飲辟廱也泮下曰諸侯饗射泮宮也侯下曰春饗所射侯也此三饗爲本義歟抑非本義歟曰饗有叚借之用有引伸之用叚借之用如禮記祭言字皆作饗是也許言下曰獻也引孝經祭則鬼言之禮下曰精意以言是祭祀必作言不作饗可知也引伸之用如毛詩三禮大飲賓之饗燕字鬼神來食之歆饗字皆是也飲賓祭祀皆不於大學則辟廱泮宮之饗非飲賓神格可知也然則此三饗其爲鄉飲酒之本義可知矣辟廱饗飲者天子行鄉飲酒之禮也泮宮饗飲者諸侯行鄉飲酒之禮也文王世子之記曰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注謂席位之處三老如鄉飲酒禮之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記又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謂鄉飲鄉射之禮明日乃息司正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養老之象類大雅酌以大斗以祈黃耇箋云有醇厚之醴酒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以告黃耇之人徵而養之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此天子養老卽鄉飲酒之證也魯頌曰魯侯戾止在泮飲酒箋云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謀事也豳風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傳曰饗者鄉人飲酒也其牲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箋云於饗而正齒位此諸侯養老卽鄉飲酒之證也然則侯下曰春饗者何也曰舉春以賅秋也大戴禮曰春秋入學

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注云周禮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天子視學而遂養老鄭注文王世子亦云頒是則春秋皆養老也月令仲春上丁習舞天子親往視之仲丁習樂季春之末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養老之先事也然則泮下兼言射矣下言春饗所射矣其義何也曰古者鄉飲鄉射必聯類而行是以天子諸侯饗與射亦常聯類而行古者飲尚齒射尚賢王制曰習射上功習鄉尚齒二者不可偏重故其事聯類而行射義曰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言射以賅飲也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飲酒於序以正齒位言飲以賅射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鄭謂先行鄉飲酒禮而射也卿大夫以下先飲而後

射天子諸侯則先大射後養老天子諸侯賓射於朝燕射於寢大射於澤於射宮射宮者大學也樂記注曰郊射爲射宮於郊鄭說辟廱泮宮皆在郊矣行葦爲養老之詩箋云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今我成王承先王之法度亦既序賓矣有醇厚之醴酒以告黃耇之人徵而養之正義云樂記祀乎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以教諸侯之弟是祭與養老爲相類之事故行葦之射必爲大射王制曰王子國子不帥教者王親視學注謂習射習鄉以化之習射即大射習鄉即養老也此天子大射而養老之證也七月行葦皆詠公劉之詩而七月言朋酒斯饗行葦言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鄭云先王者正謂公劉故下文成王謂之曾孫

然則敦弓既堅舍矢既均者謂公劉也此諸侯大射而養老之證也然則詩泮水但言養老不言射而許云諸侯饗射之宮何也詩以飲賅射許知其義故兼言射也然則廱下但言天子饗飲不言射何也以飲賅射也（泮下鉉本作鄉射此亦以射賅飲錯本作饗射）侯下曰春饗所射侯謂春將養老先行大射之侯也大射張皮侯而棲鵠其禮大故得專侯名爲人父子君臣者各以爲父子君臣之鵠故其字从人也不言祭而但言饗何也以養老賅祭也祭之大射著養老之大射隱故於此著之也古之養老用鄉飲酒之禮故禮注謂養老爲飲酒古大射賓射燕射不外鄉射之禮故禮大射有如鄉射之禮之文蓋其儀雖多不同而其爲尊長養老一也則皆得謂之飲酒也其爲序賓以賢一也則皆得謂之射

也（樂記射鄉食饗注云射鄉大射鄉飲酒也昏義和於射鄉注但云鄉鄉飲酒也不言射爲何射蓋包諸射在內鄉飲酒則包養老在內）鄉大夫以下謂二事爲射鄉天子諸侯則謂之饗射韓詩說曰辟廱者圓如璧壅之以水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言春射秋饗者錯其辭春秋各有射饗也故許說解中三言饗皆同饗篆下本義近人乃謂此等斷非鄉飲酒鄉飲酒斷不行於小學大學凡王制文王世子射義三注行葦泮水二箋所云飲酒者斷非鄉飲酒何足以知經知許鄭哉

鄉飲酒禮與養老之禮名實異同考

禮有二事名異實同實不盡同而無大異者鄉飲酒禮與養老之禮是也鄉飲酒禮在禮十七篇中有專篇鄉飲酒義在小戴記四十九篇中有專篇而養老之禮無專篇散見於周禮及戴

記中天子諸侯行之讀戴記王制月令文王世子內則郊特牲樂記祭義周禮外饗酒正槁人羅氏伊耆氏諸經注養老之禮於斯可見若鄉飲酒禮則禮經戴記專篇及周禮大司徒鄉大夫州長黨正彬彬可考矣鄉飲酒禮在大司徒祇曰陽禮鄉大夫言其所用曰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率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鄭注曰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也攷禮經曰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鄭注曰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周禮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其君亦如此學者據此二經謂鄉飲酒禮尊以尊賢而不知鄉飲酒禮之起起於尚齒益鄉飲酒禮不起於成周也幽風七月

詩曰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傳曰饗者鄉人飲酒也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夫周公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而作是詩公劉乃后稷曾孫計其時當夏之初已行此禮是此禮起於虞夏許叔重說文解字曰饗鄉人飲酒也從鄉食會意鄉亦聲當黃帝時倉頡特造此字是此禮起於黃帝黃帝堯舜始為此禮者恐天下後世不知敬老則不知孝弟成周制禮始用此禮以舉賢能者謂賢之可敬同於老之可敬也鄉大夫興賢能之文曰以禮禮賓之以者用也用古尚齒之禮也十七篇中僅存諸侯之鄉大夫賓興賢能一篇故篇中不及尚齒之事黨正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

位鄭注曰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亦以此禮屬於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是可知古固有專篇記鄉飲酒禮尚齒之事漢初已亾周禮黨正所言者禮之常也鄉大夫所言者禮之閏行者也何以言之州長春秋行鄉飲鄉射禮黨正於歲十二月行鄉飲禮一鄉凡五州州凡五黨然則十二月每鄉行鄉飲禮凡二十五所二十五所不必一日也則可以互觀春秋之行鄉飲鄉射禮各凡五所五所不必一日也則可以互觀又簡不帥教者習射習鄉又簡移左移右鄉者習射習鄉又簡移郊學者習射習鄉是鄉飲

之禮每歲一鄉中數數行之而賓興則畢三歲正月乃一行之數行者皆主尚齒一行者乃主尊賢故曰尚齒者禮之常也此鄉飲禮之大略也養老禮之見戴記也曰養老曰引年曰憲曰乞言惇史曰旅酬曰合語天子養老於東序命公侯伯子男亦養老於東序諸侯歸各帥於國大夫勤於朝州里驗於邑是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以養老爲先務天子諸侯養老之禮自亦必各有專篇而亦已亾綜其實益不外乎鄉飲酒之禮文王世子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注曰三老五更各一人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羣老無數其禮亾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必也文王世子又曰凡大合

樂必遂養老注曰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鄉飲鄉射之禮明日乃息司正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養老之象類合此二注觀之而養老與鄉飲酒分合可見矣席位如鄉飲酒之賓介眾賓此同乎鄉飲之始也如息司正之徵先生君子此同乎鄉飲之終也其事主敬故同乎賓介眾賓所以明尚齒尚賢之一致其儀主減故同乎徵先生君子所以見不以筋力為禮之精意尊之之極曰天子必有父曰天子祖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曰登歌清廟此天子養老即鄉飲酒之證也王制於鄉之不帥教者習射鄉以化之於王子國子之不帥教者亦習射鄉於大學以化之天子何以習鄉飲正謂行養老之禮即是鄉飲故鄭注前後統云習禮以化之此亦天子養老即鄉飲酒之證也文王世子注曰天子飲酒於虞庠郊人得酌天子堂上之尊以旅酬正謂養老於虞庠也文王世子注之虞庠謂國之大學上庠非小學此亦天子養老即鄉飲酒之證也行葦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以成其福祿焉箋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為賓又云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為主人亦既序賓矣有醇厚之醴酒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耆之人徵為養之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也此亦天子養老即鄉飲酒之證也邠風毛傳曰饗鄉人飲酒也其牲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此學校與鄭風學校皆謂國之大

學而行鄉飲酒之禮此諸侯養老卽鄉飲酒之證也詩泮水曰
魯侯戾止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
酒之禮而因以謀事也此亦諸侯養老卽鄉飲酒之證也周禮
州長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
齒位鄭注王制云鄉禮春秋射國蜡而飲酒養老此卿大夫養
老卽鄉飲酒之證也論語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孟子鄉人
長於伯兄一歲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此士庶人養老卽鄉飲
酒之證也說文解字廱下曰天子饗飲辟廱泮下曰諸侯饗射
泮宮侯下曰春饗所射侯許謂鄉人飲酒爲饗此亦天子諸侯
養老卽鄉飲酒之證也月令天子飲烝注亦謂大飲羣臣於大學
以正齒位引黨正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又引毛詩朋酒斯饗之

文此謂大飲羣臣養老鄉飲酒皆於此焉在也聖人之所以治
天下者敬老尊賢貴貴於尚齒中有貴貴黨正壹命齒於鄉里
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是也尊賢中有尚齒鄉飲酒義賓
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論語杖
者出斯出矣是也尚齒中有尊賢鄭注王制曰老人衆多非賢
者不可皆養是也養老與鄉飲酒異名而同實亦異實而同名
故鄉飲酒義曰所以明尊長也所以明養老也鄉大夫之鄉飲
酒與黨正之鄉飲酒異實而同名一尚賢一尚齒也鄉大夫之
賓興以德行道藝之優劣爲賓介衆賓之差而不以齒黨正州
長則以齒之大小爲賓介衆賓之差也戴記之食三老五更乞
言惇史與秋食耆老亦異實而同名食三老五更者尚齒尊賢

之極致也戴記秋食耆老與春饗孤子竝言仲秋養衰老與孟冬恤孤寡竝言周禮之饗耆老孤子士庶子三者必類舉此則尚齒之意所波及而不主尊賢也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記王制備言有虞夏后殷周之養老祭義備言有虞夏后殷周之上齒謂鄉飲酒也鄉飲酒古謂之饗凡飲賓之饗皆於此義引伸之亦謂之飲酒而不言鄉猶鄉大夫州長黨正言鄉飲酒禮但言禮也黨正曰屬民飲酒於序詩泮水曰在泮飲酒王制之注曰鄉謂飲酒也春秋射國蜡而飲酒養老文王世子注曰天子飲酒於虞庠詩泮水注曰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行葦箋引飲酒之禮射義注曰孔子射先行飲酒之禮此等飲酒皆謂鄉飲酒皆謂養老也而世有謂說文廱下泮下之

饗飲饗射必非鄉飲酒文王世子注云天子飲酒於虞庠亦必非鄉飲酒何也

與顧千里書

孫頤谷志祖據北史劉芳傳證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西當作四尊校以爲不然祭義天子設四學當大子齒注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尊意謂此四當作西以合王制今按唐孔氏釋祭義四學爲四代之學入學謂入四學中之西郊虞庠以一承四於文義不安鄭之以四釋四絕無矯強然則四學不如孔所云四代之學也況王制注云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

此西郊必四郊之誤何以言之倘鄭本西郊則依上文下庠左學小學也之例云西序虞庠小學也在西郊足矣何必分別夏之西序周之虞庠所在之不同乎惟夏之西序在西郊周之虞庠則四郊皆有之故必分別言之耳以是言之祭義無譌字王制經注皆有譌字鄭本必然作四劉芳崔靈恩杜佑所據王制祭義經注作四皇侃云四郊皆有虞庠皆不誤孔穎達於王制據誤本不解鄭意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不成文理於祭義又不用鄭注本義援引四代之學而入學爲入西郊虞庠皆未妥協先師東原云凡攷一事勿以人之說蔽我勿以我之說自蔽故不敢闕而不言

苔顧千里書

前札論四郊西郊之是非僕以爲不在爭訐也故作禮記四郊小學疏證一篇呈政其言可謂詳矣今乃復得手札云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以周小學在西郊爲殷大學在西郊發凡也然則經何不云右學虞庠皆在國之西郊爲徑損其辭而乃以殷周異代小大異制者發此不可解之凡哉夫校經者將以求其是也東原師嘗援攷異文以爲訂經之助今其族子時甫及僕從事於此而稟未就似此小學在四郊有王肅劉芳崔靈恩皇侃杜佑所引經注皆同有王制郊在六鄉之外六遂之內故左右鄉互移而後移之郊而後移之遂鄭注習禮郊學斷非專在西郊可證亦既當改之大顯白者矣且以鄭注文理而論王制云周之小學在四郊者以別於前代學之在西郊也祭義云四學

謂周四郊之虞庠也者以四釋四絕無轉折也而足下乃欲堅執孔本之誤耶足下謂僕所據大戴禮及王制注皆用斷章取義法僕之援保傅篇本書明言小學而以帝入東學帝入西學帝入南學帝入北學釋之下又言帝入太學以別諸小學其書顯白可徵故劉芳本之云大學在國四小在郊引其文而總之曰周之五學於此彊彭崔靈恩亦本之云凡立學之法有四郊及國中四郊以方名之在國中者謂之大學又劉芳引王肅禮記注云天子四郊皆學去都五十里又皇侃文王世子疏云四郊皆有虞庠又皇侃祭義疏亦同王制移之郊注云爲之習禮於郊學文王世子八語於郊者注云謂論說於郊學皆小學在四郊之實證祭義天子適四學即大戴之帝入東學西學南學北學也即文王世子注天子飲酒於虞庠也凡若此等初何嘗有分豪假借違其本義而翦裁附會若足下乃以爲斷章取義耶

皇清經解卷六百六十五終　嘉應生員溫心源校

皇清經解卷六百六十六

經韵樓集

學海堂

金壇段大令 玉裁 著

與顧千里書論學制備忘之記

千里足下承示學制備忘之記云王制移之郊如初禮鄭注爲之習禮於郊學愚據爲虞庠在國四郊之證此二經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不意遭此附會組合從未有鄉射鄉飲酒而行於虞庠小學者也足下心苦分明者在是愚竊以爲未安聖人以禮教天下莫重於祀禮陽禮故爲十有二教之首飲射相因而及鄉飲有不鄉射者鄉射未有不先以鄉飲者故鄉飲爲尤重戴記言鄉飲酒鄉射省文曰射鄉如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又尊於朝聘和於射鄉又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又習射上功

習鄉上齒皆是也言鄉飲酒鄉射省文曰鄉故王制曰六禮冠
昏喪祭鄉相見言鄉飲酒之省文亦曰鄉故鄉飲酒義曰吾觀
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言鄉飲酒禮則省文曰禮故周禮鄉大
夫曰以禮禮賓之州長曰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黨正曰以禮
屬民而飲酒於序先儒謂鄉飲酒其用有四謂鄉大夫之賓興
賢能州長射於州序黨正以正齒位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皆
用之故記曰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閒也鄉飲酒義曰庠門
曰房戶之閒皆謂鄉大夫之爲庠制者也而其說未備遂大夫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貳
注云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爲然則亦必以禮禮賓之也五
也六遂之縣正如州長則縣亦有序春秋亦必以禮會民而射
於其序六也鄙師如黨正鄙亦當有序國索鬼神亦必以禮屬

民飲酒正齒位七也王制命鄉簡不帥教者元日習射上功習
鄉上齒以化之八也不變命右鄉移左左鄉移右如初習二禮
以化之九也不變移之郊如初習二禮於郊學以化之十也不
變移之遂又爲習二禮於遂學以化之十一也詩豳風朋酒斯
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毛傳曰饗者鄉飲酒也鄉人
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觥所以示戒也鄭箋則云國
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於學校而正齒位故因時而誓焉毛鄭略
有不同毛云在學校鄭意在燕朝要云正齒位則亦是鄉飲酒
十二也按詩鄭箋正義以月令孟冬大飲烝釋之月令注天子
羣臣而正齒位則公堂謂燕朝也蓋注禮在前諸侯大飲於大學正齒位而箋則不云於大學但云饗
箋詩在後立說有異不當牽合正義未是也說文水部泮下
曰諸侯鄉射之宮夫泮宮諸侯之大學也而曰鄉射之宮朱子詩集

傳用之則諸侯於是行鄉射之禮必先行鄉飲酒之禮矣十三也說文廱下曰天子饗飲辟廱（藝文類聚作辟廱天子饗飲處也）依食部饗下曰鄉人飲酒也與毛傳合然則此饗飲即鄉飲也辟廱天子之大學也而曰天子饗飲處則天子行鄉飲酒禮於是矣十四也名爲鄉飲酒而在鄉者六在郊者一在遂者四在燕朝者一在諸侯之大學者一在天子之大學者一會謂小學在四郊者必禁其不許行鄉飲鄉射耶書闕有閒其他不見於經傳者所貴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恐尚不止此也足下謂小學必在西郊一處必非在四郊而王制注明云郊學乃謂係鄉學之在郊者而非郊學以伸已說攷鄭注明云郊鄉畛之外者也畛者竟也竟於此也鄉畛之外猶云鄉境之邊也百里之內爲鄉百里之外爲遂其中之限謂之郊王制曰虞庠在國之四郊必在百里竟上鄉大夫之學必不在邊由鄉而移郊由郊而移遂始在鄉兩爲習禮於鄉學繼移郊爲習禮於郊學終移遂爲習禮於遂學學隨地改名以實殊若郊學仍是鄉學鄭何不云又爲之習禮於鄉學之在郊者以別之乎且郊學鄉學何分尊卑乃云愚以鄉學所得行者躋而習之於小學乎豈可行於大學者顧不可行於小學乎且鄭明云郊學而不之信若文王世子凡語於郊者鄭注亦云語謂論說於郊學此二郊學何別而必文王世子爲郊之小學王制爲鄉學乎蒙竊惑焉至云割截大戴禮未嘗割截也劉芳崔靈恩皆本保傅篇而云大學在國四小在郊至云培擊非培擊也凡吾輩之言皆以明理明經而已何憾於古人

而必欲辯之又何憾於今人而必欲辯之哉

再與顧千里書論學制備忘之記

千里足下周禮之制王城方九里謂之國城中謂之國中匠人注云國中城內也司士注曰國中城中也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注云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大宰注曰邦中在城郭者鄉大夫注曰國中城郭中也城外五十里爲近郊謂至五十里乃爲近郊也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鄭注周禮尚書皆同至百里爲遠郊鄭司農引司馬法曰王國百里近郊遠郊爲郊杜子春曰百里爲遠郊　近郊遠郊見載師近郊經不多見遠郊經文謂之郊謂之四郊大宰注云四郊去國百里郊之內爲六鄉司徒序官鄭司農注如此謂距城百里以內爲六鄉至二百里爲野遂注曰郊外曰野野之內爲六遂遂人鄭司農注云遠謂王國百經文多以國中四郊竝舉如大宰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閭師掌國中及四郊都鄙之言四郊即閭六鄉在內但言鄉則未見鄉之夫家九比之數

所際故言六鄉不可以關四郊也郊者鄉與遂之閒也如今二縣相接眙牌國中四郊對舉猶今人云城裏城外也鄭注王制移之郊云郊鄉眙之外者也正謂郊在鄉與遂相接之間故云鄉眙之外者謂鄉之邊也四郊之學必在乎此經文未有謂城外爲國中者今足下乃分國中爲鄉眙之內者郊爲鄉眙之外者皆有鄉學州序黨序無論國中之名斷非所施於城外而云國中與郊皆有鄉學州序黨序不將謂每鄉鄉學有二乎若每鄉鄉學有二則是十二鄉也若止於一鄉則必不應在邊也鄉竟距國中百里其中甚寬近郊五十里亦是鄉地且以王制經文先在本鄉習禮次左鄉移右右鄉移左次移郊次以鄉人而移遂明明自近移遠井井可稽注文郊鄉眙之外者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爲之習禮於郊學此言鄉

盼之邊郊學在焉故稍出遠之令其居鄉之最遠處以示更將遠徙之意若如正義云此郊謂近郊則是自遠移近而非稍出遠之之謂王制注之郊學卽四郊之虞庠何不可通而云大學小學爲一類鄉學遂學爲一類二類必不相通鄉飲鄉射但可行於鄉遂不可行於小學乎若欲分其類則鄉學一類也遂學一類也小學一類也大學一類也先王以此四者教人豈必畫然不相通乎遂可以行鄉射鄉飲矣鄉可以移遂矣而鄉必不可以移郊學乎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此學大學也非鄉學大學相通之制乎而鄉學之人紳諸郊學何不可通乎小司徒之文曰六鄉四郊之吏鄉與郊必兼舉者示有別也王制注曰爲之習禮於郊學文王世子凡語於郊者注曰語謂論說於郊學此兩郊學何別乎鄭氏以虞庠說文王世子何不駁正之爲鄉學乎鄉飲鄉射之禮可行於州黨可行於遂可行於朝可行於大學古人皆言之矣而獨虞庠禁其行乎抑前書所舉已十四事今又得行於大學者一事王制曰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大樂正大樂正以告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注云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又爲之親臨視重棄賢者子孫此習禮皆於大學也云皆者謂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入學既習禮以化之矣而猶不變王乃親臨又爲習禮以化之也此注習禮以化之與命鄉簡不帥教者注習禮以化之

有異耶然則習禮正是習射鄉非有他也而命三公以下於大學習之王又親臨習之於大學茲非鄉射鄉飲可行於大學之確證乎孔氏正義以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樂正崇四術證之顯非鄭意然足下又將以斥孔爲武斷矣蓋鄉學者民之學也大學者王大子以至元士之適子之學也民之學大司徒及鄉大夫主之王大子及公卿大夫士之子之學王及大司樂主之故其簡細之制不同鄉學之民必升於司徒以升於大學曰造士而後大樂正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而四郊小學亦領於大司徒國子及民皆按年入焉其間國子則按年由小學入大學民則由大司徒升入大學記云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是亦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猶六鄉之升司徒升學而升司馬也夫王及卿大夫行射鄉二禮於大學而足下乃謂必不可行於小學耶前書未省足下國中二字指城外故謂足下以城中爲鄉畛之內郊爲鄉畛之外今知足下意不如此是愚未諦也愚云畛外非鄉亦未的鄭實謂郊爲鄉之邊竟郊學則虞庠耳凡著書者各行其是而已

三與顧千里書論學制備忘之記

千里足下成周學制中爲王宮之大學師氏保氏領之次爲大學大司樂領之大司樂王制謂之大樂正以上國中之學也自國而爲六鄉鄉有鄉學其屬別爲州黨族比閭每鄉州五黨二十

五族百有二十五閭五百比二千五百州有州序黨有黨庠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側之堂學記所謂家有塾也鄉大夫等掌之大司徒頒之自鄉而四郊每郊有郊學王制虞庠在國之四郊鄭注周立小學於四郊鄉之不帥教者不變移之郊鄭注爲之習禮於郊學文王世子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鄭注謂論說於郊學祭義天子適四學當八學而大子齒鄭注四學謂周有四郊之虞庠也皆是也亦大司徒頒之由郊而外距郊百里內爲六遂鄰里酇縣皆其屬別也每遂有學學記所謂術有序是也其所屬之學當亦如鄉遂大夫等主之亦大司徒頒之此城中城外學之大槩也六鄉之學在城郊相距百里之中其地方四百里六鄉分布焉其立學之詳

不可知計鄉學必在百里適中之地州黨可環而赴焉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者可居其所而理焉如今日州縣之廨署無有居於所治之邊者鄙云州黨之庠亦得稱鄉學然州黨之學所容不廣況不帥教之始耆老皆朝於庠庠必鄉學非州黨得稱既移之右鄉移之左鄉必皆鄉學也鄉學必在百里之適中而不在邊虞庠乃設百里之邊故記曰在國之四郊注謂之郊學命鄉簡不帥教者習禮先在本鄉繼右鄉移左鄉左鄉移右鄉繼移郊學繼移遂學終乃屏之遠方由近洎遠釐然可攷足下必不信戴記鄭注虞庠在四郊之明文謂王制注之郊學乃鄉學州序黨序之在四郊者名以實異果爲鄉學鄭何以目爲郊學乎然則小學在郊畢竟在何地乎且每鄉鄉學一而已矣不能

有二也足下乃云百里內爲六鄉者地爲四同并國中及郊其爲六鄉也國中爲鄉畛之內者郊爲鄉畛之外者皆有鄉學州序黨序誠然則是天子城內有鄉學州序黨序遠郊又有鄉學州序黨序天子城內安得有鄉州黨乎毋乃名不正言不順乎且國中有二鄉學遠郊又有六鄉學不知合之爲八鄉乎抑城外祇四鄉而合國中右鄉左鄉乃爲六鄉乎尋足下之說由過信孔穎達孔正義云遠郊之內六鄉居之若鄉民近國城及國內之人其學在國中或在公宮之右或在公宮之左故前云右鄉左鄉（今注疏刊本奪此二字）若鄉人遠國城在近郊之外者則學在近郊其習禮亦鄉大夫臨之如其說以右鄉左鄉爲國中之學右鄉在王宮右左鄉在王宮左聞之殷制小學在宮左矣未聞周有鄉學在王宮左右也且王城方九里耳左右互移何足示儆也且國中何以得稱鄉也孔氏但云其學在國中而已足下乃隱栝之云孔氏言右鄉左鄉爲國中之鄉學州序黨序確不可易毋乃更爲孔添瘢痦乎愚謂孔誤讀國之右鄉國之左鄉二國字耳經言國非言國中國中不得有鄉也不得有鄉學也國門而外百里而內其適中之地爲鄉學國中及近郊以內之人學焉遠郊以內之人學焉其南北道里均也六鄉之學分布其東西道里亦必均也其在西者爲右鄉其在東者爲左鄉不帥教而不變者左右互徙以儆之言東西可以該南北鄉互移當亦如是世本有東鄉矐周禮注有南鄉甄東鄉爲人其得氏由此也右鄉移左者約百里不變則又移之東郊約五十里

習禮東郊之學左鄉移右者約百里不變則又移之西郊約五十里習禮西郊之學又不變而移東郊者移之東遂之學移西郊者移之西遂之學蓋在郊以外野以內適中之地相距亦約五十里虞庠在郊據王制移鄉移郊移遂之序而知之如足下說王制注郊學爲鄉學是鄉學在邊不在中官民皆有不便且在邊鄉學之民一不帥教而習射習鄉再不帥教而右鄉之邊移左鄉之邊左鄉之邊移右鄉之邊是卽經文之移郊而三移者闕其一矣若或移入於國中之鄉學則又似秀士之升國中而非簡絀況國中斷無鄉學耶似進退皆無據矣凡尚賢以崇德由外以升諸內簡不肖以移諸外王制之大例也大司徒鄭注六鄉地在遠郊之內則居四同先鄭云百里內爲六鄉皆謂王城地亦在四同之內非謂王城亦可稱鄉也謂自城外至百里皆爲六鄉之地非謂近郊外遠郊內乃爲鄉也唐孔氏不能燎然故辭多滲漏而右鄉左鄉在城內尤爲繆戾合地官所言賦稅師徒田役校比之法觀之知城門而外百里而內統爲四郊尤不可云鄉學在遠郊也聞之東原師曰鄭注有八九分正義只四五分故正義必分別觀之去其非以求其是淘其沙而金益見愚守其說不敢捨也

周禮立文之例遠郊乃稱四郊近郊不得言四郊王制虞庠在國四郊王肅以近郊釋之非矣又不變移之郊正義云此郊謂近郊也近乃遠之譌字亦不可因刊本字譌而誣之也

四與顧千里書論學制備忘之記

千里足下自訓詁之學不明而治經多惑即舉郊字言之郊之爲言交也謂鄉與遂相交接之處也故說文曰距國百里爲郊此郊之本義也謂必至百里而後爲郊也而爾雅曰邑外謂之郊郊說文冂下本之亦曰邑外謂之郊邑者國也是則自國中而外至於百里統謂之郊矣此引伸之義也何以引伸也國外郊內爲六鄉之地故周禮立文多言國中及四郊以包六鄉其有單言六鄉者其事不涉國中者也言四郊可以包鄉故爾雅曰邑外謂之郊柴誓三郊三遂即三鄉三遂周禮又於百里之中立近郊之名皆由是也既有近郊則不得不謂百里爲遠郊矣聘禮遂行舍於郊鄰國之近郊也及郊請反命主國之近郊也賓及郊則遠郊也賓至於近郊則顯言近郊也易之需于郊同人于郊皆謂百里之郊也王制鄉不帥教者不變移右鄉左鄉再不變移之郊再不變移之遂鄭注云郊鄉畛之外者也此因經立文郊在鄉與遂之閒故云此郊乃在鄉畛之外者非他處鄉亦可以稱郊近郊亦可以稱郊之比舉其字之本義以別於引伸之義也以郊別於鄉謂雖鄉而郊也故下文云爲之習禮於郊學謂雖在鄉之邊而實郊學也非鄉學也故自鄉學移郊學自郊學移遂學也足下乃云必無郊學以鄉學在邊者當之以伸己四郊斷無虞庠之說又云幷國中及郊共爲六鄉以國中爲鄉畛之內者與鄭注郊爲鄉畛之外者爲儷句援孔氏正義右鄉左鄉爲鄉學之在國中者爲左證以伸鄭注郊學必是鄉學之說足下之用心苦矣而不知謂郊爲鄉畛之外則可郊

在鄉之邊也謂國中爲鄉睊之內則不可國中斷非鄉也是以非鄉爲鄉也雖有孔說斷不可通蓋國中而有鄉名則名不正國中而有右鄉左鄉及各州黨及兩鄉學及各州黨之學則地不容國中有二鄉學其外又有六鄉則是八鄉而周禮不當云六鄉國中有鄉老一鄉大夫二與大司樂掌大學者紛然錯出則制不便且鄉學何以必置於國中及四郊竟上而中閭相距百里之寬不置一學使百里內之民奔走恐後則於事不可解且王制立文明白曉嘒曰命鄉簡不帥教者固六鄉之不帥教者也次不變卽此不帥教者也何以上文爲六鄉之人而此右鄉左鄉又爲國中之人則文不順且右鄉左鄉爲國中之人下文移郊移遂皆卽此右鄉左鄉不帥教不變者是簡不肖以紬惡專爲國中鄉學而設而國外之六鄉不與焉則文更不順

五與顧千里書論學制備忘之記

千里足下大製謂小學大學爲一類鄉學遂學爲一類鄉飲鄉射二禮乃鄉遂行之斷無躋行於虞庠小學者愚以爲孰非天子之學者而乃云小學大學天子諸侯主之鄉遂學鄉大夫遂大夫主之乎鄭不曰大司徒主六鄉乎射鄉二禮可行於大學既於王制及說文得其三證白諸左右矣然則畫然二類不相通之說其然乎其不然乎雖然以大學可行證可行小學足下所訾爲斷章取義也今又得一事焉虞庠行鄉飲酒於文王世子可攷也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斁才焉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

爵於上尊也鄭注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按虞庠者周之小學也而鄭云天子飲酒於虞庠非天子行鄉飲酒禮於虞庠乎郊人得酌於上尊以相旅非虞庠在四郊之證乎五帝大學曰成均而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治建國之學政合國之子弟文王世子之記語於郊者於成均取爵於上尊然則大學小學皆得謂之成均也鄭明云天子飲酒於虞庠矣而謂習射習鄉必無行於小學之理即蒙竊惑焉王制習射上功習鄉上齒以下注云習禮者七云習禮以化之者二皆謂習射習鄉也則又鄉學郊學遂學大學皆行二禮之證也愚於三禮本未究心今得潛心三禮者而請業焉幸甚幸甚

六與顧千里論學制備忘之記

前者奉書第五通說郊字訓詁略舉周禮儀禮言之尚未及詩攷毛詩言郊者大雅言自郊徂宮此謂百里之竟也其立文自郊徂宮與周禮言國中及四郊同舉兩端以括其中也碩鼠適彼樂郊傳曰郭外曰郊郭即爾雅邑外曰郊與周禮閭胥徙於國中及郊謂國中之民出徙郊郊之民入徙國中者正同皆謂國外即爲郊不主百里竟上也小雅出車曰我出我車於彼牧矣我出我車於彼郊矣傳曰出車就馬於牧地箋云牧地在遠郊然則詩之牧郊是一處主謂遠郊百里竟上即周禮之以牧田任遠郊之地也魯頌駉曰駉駉牧馬在坰之野傳曰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箋云必牧於坰野者

避民居與良田也引周禮牧田任遠郊證之是則牧田在野野在百里外駟言在野者出車則謂之郊野距遠郊不遠也故雅言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詩毛傳周禮注言邑外曰郊郊外曰野較少四字而實無異析之則爲郊牧野林坰合之則牧野林坰皆得統謂之郊言郊可以關野而郊之本義非野也野本距城二百里之名引伸爲二百里以內距遠郊之名故云郊外曰野而甸縣都去國二百里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皆謂之野故遂人掌邦之野注云此野謂甸縣都其官爲遂而所掌不止於遂也牧田在野得稱郊者自遠郊以至六遂之餘地皆有牧田周禮舉近以包遠也燕燕遠送於野傳云郊外曰野謂送至於遠郊而非必至遠郊外也干旄詩曰子子干旄在浚之郊傳不以邑外曰郊釋之而以郊外曰野釋之謂此郊不竟於遠郊而在遠郊外曷爲不竟遠郊也天子公邑之田在甸地二百里以內也家邑之田在甸地三百里以內也家邑者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之邑也皆不得在遠郊之內以是推之諸侯卿大夫之食邑亦斷不在公侯遠郊五十里侯伯遠郊三十里子男遠郊十里之內毛云浚者衞邑臣有大功世其官邑故此郊不得以邑外曰郊釋之致嫌邑在郊內必以郊外曰野釋之明邑在郊外野而得稱郊者猶出車之牧得稱郊也碩人曰稅於農郊毛傳云農郊近六鄉之腹也是以謂之農郊也近郊者民居稠密之地謂之農郊也猶之聘禮及郊請反命注曰郊

近郊也亦以別諸遠郊也公卿大夫之食邑亦有國有郊有野故衞干旄曰在浚之郊榛林曰稅於榛野浚榛皆食邑也毛公之釋干旄謂在浚之郊猶言在郊之浚鄭箋不以爲然故易之曰建此旄來至浚之郊是毛謂國郊鄭謂邑之郊以次章三章曰在浚之都在浚之城例之由郊而都城鄭爲長矣古聖人正名百物名有由一定而遷移者焉有遷移仍不改其一定者焉如距國二百里者野也百里以外二百里以內六遂之地亦野也二百里以外至於畿亦野也距國百里郊也百里之內六鄉之地皆郊也百里之外牧野皆郊也距國五十里近郊亦郊也故注家必分別以見其義若王制不變移之郊注曰郊鄉畛之外者也因上文言鄉下文言遂郊在其閒故別之曰鄉畛之外者以見其爲鄉之邊百里之竟上四郊虞庠之所在也詁訓之法由古音可得古義而義之見於經同字異解者貫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郊鄉畛之外者不得以國中鄉畛之內者爲之對偶謂皆有鄉學也

七與顧千里書論學制備忘之記

孔沖遠正義釋王制國之右鄉國之左鄉爲在國中王宮之左右足下所謂確不可易者前書既辯之如摧枯朽矣抑愚說右鄉左鄉卽鄉在國之西在國之東者亦未審記文何以不言西鄉東鄉而言右鄉左鄉也凡古云左右者皆取求甚近之詞亦東西不定之詞右不必定西左不必定東也郊四則可云東西南北鄉六則不云東西南北而云左右立一鄉於此其在左者

爲左鄉其在右者則爲右鄉不帥教不變者或命移右鄉或命移左鄉皆就其切近之左右移之六鄉分布國中之外四同之閭鄉學當在近郊五十里爲適中之處其距遠郊之學約五十里其左右相距亦皆約五十里故移左鄉移右鄉移郊道里相均以是度之六遂之學當在距國百五十里之處移遂道里亦與移右鄉左鄉移郊相埒鄉升俊士之秀者於國中大學亦相距五十里凡古聖制度經無明文而可推測者往往如是

與黃紹武書

前者戴金谿比部讀四郊小學疏證因問孟子書何以或言庠序學校或但言庠序愚應之曰庠序校皆鄉學也學者小學大學也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然則學者學也孟子說庠序校皆以其同音之字義釋之古者相傳詁訓之法也鄭君注禮庠有堂有室序有堂無室以庠訓養而知其必有室以序訓射而知可無室此以詁訓推其宮室之制謂序之字同射也小學大學之制必有堂有室所不待言也孟子說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漢書及說文解字則曰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乖異由今攷之庠未嘗不射則庠可稱序也序未嘗不養老則序可稱庠也庠序校皆有學事焉皆有中年攷校之事焉則庠序校皆得稱學也漢志五比爲鄰五鄰爲里里有序序有右塾左塾何氏注公羊八十家爲閭有校室校室有塾然則公羊之校室卽學記之家有塾漢志之里有序也鄭人謂學爲校見於左氏春秋有鄉校則鄉庠可稱校之證也子衿刺學校

廢學子佻達乘城而見闕是鄭國中大學亦稱曰校之證也夏曰校者今無徵而記曰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又曰序夏后氏之序也是則謂夏曰序可記曰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又曰瞽宗殷學也又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是則謂殷曰學可周人養庶老於四郊之虞庠又書在上庠又鄉大夫有庠門是小學大學鄉學皆謂之庠矣學干戈羽籥於東序又養老幼於東序又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又漢志云里有序是謂周曰序也可蓋庠序學校本無定稱庠序校皆學也四者互相稱可也孟子滕文篇曰庠序學校梁惠篇兩言庠序一詳一省意無二也舉庠序以賅學校也言庠序學校皆所以明人倫言庠序之教必申之以孝弟之義何以明人倫何以申孝弟曰鄉飲酒鄉射而已矣鄉射必先行鄉飲鄉飲所以養老所以敬長也所以尊賢也惟鄉遂之賓與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主尊賢其他行諸鄉焉行諸州黨焉行諸遂焉行諸郊之公堂焉行諸郊學虞庠焉行諸大學焉行諸三公九卿大夫元士入大學焉行諸天子親視大學焉行諸天子親適虞庠焉行諸諸侯泮宮焉行諸天子辟廱焉皆主養老敬長而尊賢之意在其閒禮綦重矣鄭君注黨正曰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亾以此事屬於鄉飲酒之義微少失矣

少失今本作失少誤微少失者謂作戴記者少有誤也　鄭

意謂鄉飲酒義大半謂尊賢之事而以尊長養老羼入之禮本不同故爲少失愚則謂鄉遂賓興三賓尊賢之事也而鄉人諸父老來觀禮乃有坐立三四五六豆之分以尊之養之鄉大夫賓興非不兼尊長養老之事不得謂鄉大夫與黨正之禮有二黨正飲酒於序其制大約年取長者爲大賓次長者爲介又次爲衆賓其中略以貴貴參之而不主尊賢故有尚齒不尚賢者斷無有尚賢不兼尚齒者凡行諸虞庠行諸公堂行諸大學行諸辟廱泮宮皆主尊長養老而天子食三老五更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尊長養老之至也即尊賢之至也人未有能尊長養老尊賢而內遺其親外後其君者故周禮一則曰以陽禮教讓一則曰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一則曰五州爲鄉使之相賓詳其儀於禮經十七篇詳其習禮之用於周禮戴記詳其說於鄉飲酒義凡欲以陶鎔子弟桀傲不馴之氣使和柔服習於鄉飲鄉射之中孟子曰明人倫者此也申之以孝弟之義者此也古聖人制爲鄉飲酒禮布於邦國都鄙突其事易行其典取重鄉大夫之文曰以禮賓之不言以鄉飲酒禮言以禮者謂其爲家喻戶曉之禮也其下乃言以鄉射禮者別諸上文之以禮也漢人取重鄉飲酒禮而天子食三老五更致虔以後帝王亦尚有鄉飲酒於太學者今國家之制亦令州縣舉行是古禮無日不在天地閒今說經者乃曰周之學制小學大學爲一類鄉學遂學爲一類鄉飲鄉射行於鄉遂而已斷無躋行小學大學者然則文王世子注不云

天子飲酒於虞庠乎虞庠非小學乎王制注不云習射鄉二禮於大學以化王子國子不帥教者乎許氏說文解字不云天子鄉飲於辟廱諸侯鄉射於泮宮乎改王制注之郊學爲鄉學以伸四郊無虞庠之說遂學與小學大學格格不相通之說然則鄉遂之民宜尊長敬老尊賢而小學大學中人皆不必尊長敬老尊賢也孟子所云人倫孝弟者在鄉而不在小學大學也古聖人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行周官之法度今之學者必其中油然生孝弟之心而後可學詩禮鄉飲酒義曰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

與黃紹武書論千里第三札

紹武二兄足下愚以他饗言鄉飲酒夫以說文求之鄉人飲酒者饗字之本義也故其字從鄉食會意邠風朋酒斯饗毛傳曰兩尊曰朋饗鄉人飲酒也（據正義有此五字）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此用饗之本義也說文一書本篆下主說字之本義他篆下義必相同如愁下必云憂也敘下必云飾也立下必云侸也侸立也與憂愁也飾敘也侸立也爲轉注今雖經淺人竄改皆可攷之反其正其他篆下或用本篆引伸之義者皆有條理可尋少有戲然異義段借而用五注者故廱下天子饗飲辟廱泮下諸侯饗射之宮（大徐作鄉射作鄉射是言射以賅飲作饗射是謂鄉飲鄉射小徐本固視大徐爲長）皆用其本義字非用他義引伸假借字也說文之定例全書可稽也饗字見六經者有祭祀之饗饗帝饗親是也其字應作亯故

春享秋享追享朝享周禮作享有賓客饗食燕之饗其字左傳多作享有鬼神歆饗之饗如毛詩上言我將我享下言既右饗之上言享以騂犧下言是饗是宜以饗从食而借用也有飲之食之之饗如禮記春饗孤子秋食耆老亦云仲秋養衰老孟冬養死事恤孤寡周禮謂之饗耆老孤子曰饗曰養曰食一而已亦以饗从食而借用也凡此等饗字皆與說文饗下廱下泮下之饗無涉一書自有一書之例何可廣爲牽合以誣許君之所謂饗乎若夫大學之行射鄉二禮以化王子國子之不帥教者王制注詳之矣文王世子注曰天子飲酒於虞庠郊人得酌堂上之尊以相旅非鄉飲酒而有旅酬乎彼雖多其辭未可以誣經誣鄭誣許也說文廱下之饗飲即鄉飲也泮下之饗射即鄉

飲鄉射也饗射猶禮記之射鄉也彼又云通城內城外爲六鄉援鄉大夫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而言國中皆鄉大夫所掌爲證此又不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之過也彼誠體味全經之例可得其故矣以遂人遂大夫例之事之最切近者也遂人掌邦之野注云郊外曰野此野謂甸郁縣都夫甸郁縣都者公邑家邑小都大都也鄭君云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二百里謂甸三百里謂郁如州長者中大夫也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四百里謂縣五百里謂都如縣正者下大夫也是以或謂二百里爲州甸郁縣都固有分治之大夫而遂人遂大夫特兼理之遂者二百里以內之正名故鄭注謂公邑爲六遂之餘地遂人職以

六遂之役野役分舉遂人遂大夫之本職在是而其聯事乃統二百里以外至五百里諸大夫所治正如鄉大夫本職在六鄉而其聯事辨可任者可舍者乃兼國中一則以內兼外一則以外兼內一則以少兼多（謂自二百里至五百里）一則以多兼少（謂國方九百里而已）非甸都縣都皆可名遂國中可名鄉也彼所舉問師載師比長國中之文皆可通其故矣縣師掌邦國都鄙甸郊里之地域鄭云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是所主斂周天下也豈天下諸侯邦國皆縣師所掌之地乎且鄉老鄉大夫三公六卿也與王其治天下者而不可理及國中乎至於鄉三物鄉八刑鄉大夫鄉先生等號彼以爲國中有鄉之證古鄉字之本義訓國之離邑民所封鄉也劉成國亦曰鄉者向也民所向也其字从皀聲从皀者言其居之相鄰也周禮令一鄉中相保以至於相賓孟子言死徙無出鄉相友相助相扶持親睦名曰鄉者取其相親禮莫重於民之相親故鄉飲鄉射原非專爲六鄉制此禮也而必冠之以鄉字鄉大夫鄉先生者謂民所親近者也遂縣鄙里鄰甸都縣都及國中皆必稱鄉三物鄉八刑鄉飲酒禮鄉射禮而地非鄉也鄉三物鄉八刑謂用之於相親之民者也今之曰鄉貫曰鄉紳猶行古之道也而彼悉取爲國中有鄉之證非俗所謂癡人說夢與國中方九里於郊內四同計之不及四十之一豈國外向不容六鄉而方九里中宗廟社稷王宮官府倉廩庫藏前朝後市大學城垣塗巷溝瀆充塞幾無餘者民居蓋亦厪矣王制所謂三分去一者言天下之大率耳王國則當以三分去二

計之今以每夫二畝半爲率九里爲九九八十一井可容二萬
九千六百家三分去二可容九千八百七十家三分去一可容
一萬九千七百四十家核之周禮公卿大夫士而外府吏胥徒
萬四千餘人皆不耕而以祿代耕去其執事不居國中者不計
其居國中執事者已在萬家以外況尚有居國中之公卿大夫
士爲數二千外其居不可以每人二畝半限之者乎故曰國中
之民居絕少也又況民所居者廛里二畝半冬入保焉春則出
居廬井二畝半是國中之民未嘗非國外之民必於國中王宮
左右立有左鄉右鄉孔沖遠之說固斷不可通至於彼謂文王
世子注之郊學爲周之虞庠小學王制注之郊學乃是六鄉之
學引他事同名異實者以證之辨則辨矣不知有識者笑其遁
辭也夫論經者貴合經義何取乎遁辭文過故樂推明其理爲
足下言之

與諸同志書論校書之難

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譌不漏之難也定其是非之難是非
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說之是非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
後可斷其立說之是非二者不分軫輞如治絲而棼如算之淆
其法實而瞀亂乃至不可理何謂底本著書者之稿本是也何
謂立說箸書者所言之義理是也周禮輪人望而視其輪欲其
幬爾而下迆也自唐石經以下各本皆作下迆唐賈氏作不迆
故疏曰不迆者謂輻上至轂兩兩相當正直不旁迆故曰不迆
也文理甚明今各本疏文皆作下迆下迆者謂輻上至轂兩兩
相當正直不旁迆故云下

迦也其語絕無文理則非賈氏之底本矣此由宋人以疏合經注者改疏之不字合經之下字所仍之經非賈氏之經本也然則經本有二下者是與不者是與曰下者是也望而視其輪謂視其已成輪之牙輪圜甚牙皆向下迦邪非謂輻與轂正直兩兩相當經下文縣之以視其輻之直自謂輻規之以視其圜自謂牙輪之圜在牙上文轂輻牙爲三材此言輪輻轂輪卽牙也然則唐石經及各本經作下是賈氏本作不非也而義理之是非定矣倘有淺人校疏文下迦之誤改爲不迦因以疏文之不迦改經文之下迦則賈疏之底本得矣而於義理乃大乖也王制虞庠在國之四郊注云周立小學於四郊唐孔氏本經注皆作西郊疏云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祭義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注云四學謂周有四郊之虞庠孔氏本改注作西郊故疏云天子設四代之學周學殷學夏學虞學也天子設四學以有虞庠爲小學設置於西郊文理不可通則非孔氏之底本矣此由宋人以疏合經注者改疏之西郊合注之四郊所仍之注非孔氏之注本也然則祭義注本有二四郊是與西郊是與曰四郊是也鄭注以周有四郊虞庠釋經四學文理一直竝無轉折周有四郊虞庠卽王制之虞庠在國四郊注之周立小學於四郊也故皇侃云四郊皆有虞庠通典云周制大學爲東膠小學爲虞庠引鄭注祭義周有四郊之虞庠又引崔靈恩說亦云鄭注祭義曰周有四郊之虞庠北史劉芳傳芳表曰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

庠虞庠在國之四郊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注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劉崔皇杜所見祭義注皆作四郊王肅雖好駁鄭而劉芳表云王肅禮記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都五十里鄭氏則不知遠近按鄭注王制移之郊云爲習禮於郊學郊在鄉界之外則鄭謂郊學在遠郊百里肅則云近郊五十里惟此爲小異而小學在四郊無異故盧辯注大戴禮亦言四郊之學劉芳表曰大學在國四小學在郊引保傅篇帝入東學帝入西學帝入南學帝入北學帝入大學而總之曰周之五學於此彌彰崔靈恩亦曰凡立學之法有四郊及國中四郊竝方名之國中謂之大學然則四郊小學絕無可疑再證以王制注習禮於郊學在六鄉之外六遂之內則斷不專在西郊一處亦

可證或以祭義祀先賢於西學爲疑不知此卽保傅篇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祭先賢專在西郊也西學者四郊之一別辭也四學者合四郊言之都辭也孔氏於王制依誤本西郊虞庠因改此注亦作西郊之虞庠而經文故作四學因用儀禮注周立四代之學釋經之設四學以四學中有西郊虞庠釋注謂周西郊之虞庠是不思儀禮四代之學謂立大學於國中不得與郊之小學糅合爲四也且以一承四甚費周折是孔氏二疏作西郊皆非也而義理之是非定矣倘有淺人校祭義疏改四爲西因竝改祭義注之四爲西王制經注疏之西郊皆沿誤不改則孔疏之底本雖得而於義理乃大乖也春秋左傳衞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與之杜注曰

皆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言之宋本亦或作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而言之二者皆出於宋本孰爲是與曰皆死而賜者是也二人時未死也既死而賜故要其終而言之若云皆未死而賜則傳終言之句不可接而爲贅辭矣是一本作未死而賜者非也然則死而賜於說經是與曰春秋常事不書書者爲其未死而賜也云死而賜則杜注之底本得矣而於義理實非也云未死而賜則杜注之底本失矣而於義理有合也毛詩涇以渭濁箋云涇水以有渭故見謂濁正義曰涇水言以有渭故人見謂已濁猶婦人言以有新婚故君子見謂已惡也引定本箋作涇水以有渭故見其濁釋文曰故見渭濁舊本如此一本渭作謂後人改耳按同一字而正義作見謂師古定本作見共釋文作見渭三者孰是曰正義作謂是也如釋文作見渭則不可通定本作見其亦因舊作渭不可通而改之耳作見謂濁文理易憭陸德明反說見謂爲非見渭爲是苟知孔氏疏文底本作見謂不誤而義理之是非亦定矣倘有必據釋文以改正義則孔疏之底本失而於義理乃大乖也士冠禮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冠義同上鄉字釋文作鄉云二鄉竝音香二經疏皆作鄉大夫鄉先生賈云經言卿大夫不言士孔云謂在朝之卿大夫也鄉卿果孰是與曰鄉大夫是也作卿非也凡言鄉大夫有二義一則周禮之本鄉鄉老鄉大夫關以下州長黨正族師閭胥也鄉大夫卿也鄉老公也舉鄉大夫以上關公下關士也一則本鄉之仕爲大夫在朝者亦舉大夫以關卿士也鄉射禮注

云遵者鄉之人仕至大夫者又曰鄉先生鄉大夫致仕者也此鄉大夫三字所謂同一鄉之人仕至大夫者同一鄉而仕至大夫曰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者亦卽大夫之一也同一鄉仕至大夫致仕者曰鄉先生卽上老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鄉飲射則謂之遵者是也鄭於禮禮記皆釋鄉先生不釋鄉大夫者禮記言鄉先生同鄉老而致仕者則鄉大夫之爲同鄉現仕者可知矣儀禮言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則鄉大夫爲鄉中卿大夫未致仕者可知矣必重同鄉者死徙無出鄉百姓親睦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欲使一鄉之人相好如一家六鄉六遂皆然而後仁義著教化行本鄉之外恐太廣而不浹本鄉之內不甚遠而易想親故有冠者必見其鄉之已仕致仕者聖人教民之深意也如賈孔作卿大夫則在朝之卿大夫其可全見與是以陸是而賈孔非也今若依賈孔之底本改陸氏音香之說改二經作卿大夫則賈孔之底本得矣而於義理乃大乖也就五事論之依今疏作下迆而賈不受也依賈作不迆以改經而改工經不受也依祭義今疏四郊虞庠而孔不受也依孔作西郊而祭義王制經注不受也依皆未死而賜謚而杜元凱不受也依皆死而賜謚又恐左公不受也依疏作見謂濁而陸不受也依釋文作見渭濁而鄭箋不受也改二疏作鄉大夫而賈孔不受也依疏以改經及釋文作卿大夫而經釋文不受也故校經之法必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各得其底本而後判其義理之是非而後經之

底本可定而後經之義理可以徐定不先正注疏釋文之底本則多誣古人不斷其立說之是非則多誤今人自宋人合正義釋文於經注而其字不相同者一切改之使同使學而不思者白首茫如其自負能校經者分別又無眞見故三合之注疏本似便而易惑久爲經之賊而莫之覺也如近者顧千里校祭義疏改四郊爲西郊孔氏之底本得矣而遂欲改注之四郊爲西郊且云王制經注之西郊不誤是知孔氏之底本而不知鄭氏之底本也鄭氏之底本失則經之底本亦失而周制四郊小學遂不傳矣千里又竊余鄉時辨劉端臨盧紹弓據二疏改經鄉大夫爲卿大夫之說著於禮記攷異而未知其詳且又因宋本之譌字謂賈作鄉不誤是又知經之底本而不知賈疏之底本也知之者所以辨其非而歸於一是也東原師云鑿空之弊有二其一緣辭生訓也其一守譌傳繆也緣辭生訓者所釋之義非其本義守譌傳繆者所據之經非其本經也而緣之立說則所釋之義非其本義矣經文之不誤者尚懼緣辭生訓所釋非其本義況守譌傳繆之經耶孔氏守唐時譌繆之本千里又守孔氏所守至於古本之是者確有可據而不之信信孔以誣鄭誣鄭以誣經不大爲經之害也哉凡校經者貴求其是而已以祭義注四郊虞庠謂之四學正王制經注之西郊爲四郊攷之大戴禮王肅劉芳皇侃崔靈恩杜佑諸家而無不合以排孔氏之疏繆所謂求其是也執事以爲何如

使乎使乎解

論語使乎使乎自來不得其解當以使乎使三字爲逗下一乎字爲永歎之語助曰何也曰是尚書孝乎惟孝禮記仲尼燕居禮乎禮之句法也包咸之注論語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也李善文選閑居賦注引有大字洪本論語無大字非也美大雙字公羊傳曰登來之者何美大之辭也語意同之辭也二字人屬辭如此禮記子貢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鄭注云禮乎禮惟有禮也二注互相發明言專壹於孝專壹於禮以老子言元之又元衆妙之門通之彼亦可作元乎元此亦可作孝之又孝禮之又禮蓋一字不足以盡其美盛一字以美之謂孝迴出乎凡孝禮迴出乎尋常守禮皆古人聿聿頌好之辭有孟子出於其類拔乎其萃之意焉使乎使謂好使中之好使也古人多有此句法公羊傳云賤乎賤者也謂盜爲賤中之賤者也爾雅釋訓微乎微者也謂式微式微言微而又微也法言才乎才謂儀秦才而又才但非聖人所謂才耳其他有詣乎習襲乎襲辰乎辰素問形乎形神乎神史記淮陰侯列傳時乎時詞意略同聖人言使乎使正此句法下以乎字咏歎之正與賤乎賤者也微乎微者也文法一例不可以上使乎逗下使乎句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